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今日另有附張隨報附送不取分文

大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五日

陰曆歲次癸丑年五月初一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三百六十一號（星期四）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本報價目▶

（北京）零售每張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illegible] 三十三枚

（外埠）[illegible]

◀各代派處▶

（北京）鐵老鸛廟 [illegible] 家京報 海甸文 [illegible] 地安門外 [illegible] 東四牌樓 [illegible] 城宮門口 [illegible] 新街口 [illegible]

（外埠）天津本報 [illegible] 李茂林 通州 [illegible] 定公興報 [illegible] 天利報房 [illegible] 吉 [illegible] 醒 [illegible] 振興 [illegible] 民日 [illegible]

（白天演準太平和春）三慶園（陰曆癸丑五月初一）

（李）翠仙《紫霞宮》 （孫）一清 楊翠鳳 （魯莊） （于）小霞 陳母女 （梁）雨樓 （打棍出箱）

王玉仙 小蓮子（烈女傳） （小）蘭 郭芝 紅（小街亭） 劉鳳仙 小金翠（起解） （苗）一鑫 孟小如 紅（斗牛河） 金鳳仙 [illegible]（玉堂春）

廣和樓（陰曆五月初一）（白天） 德珺如 （九陣風）（馬上緣） 陸鳳琴 文（陳）啓 六月雪 （劉）鴻升 金水橋 [illegible] （九更天）

劉鴻升 （龍）雲甫 姚佩秋 （陸）鳳琴 秦淮河 德珺如 （金）秀山 小沛 曾世 [illegible]

孫喜雲 （傅）少山（捉放曹） 小永春 梅榮齋 韋久峯（搜孤） 劉景然 陸杏林（開山府） （周）瑞安（蟠蛇山）

福壽堂 癸丑五月初一 全班 白天准演

（小）翠芬（花計）（絨花） （花）佳寶（坐窰） （小）飛英（大劈棺） （杜）云紅（桑園）

（張）金紅（三上吊） （金）缸鐲（血手印） （張）金紅 杜雲紅（三疑計） （明）月珍（桑園會）

本館職任 發行兼編輯 侯 [illegible] 任本館 印刷 [illegible]寬臣 住鐵老鸛廟路道北李宅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屆時持執照並帶銅元八十枚來本會所領取票[illegible]

●演說●

答詞

(昨日演說　於彭先生答詞　甚爲簡略　今將原稿錄登　請快覩先生第一篇筆墨)

彭翼仲

詒孫與諸君久別　倏忽六年半的光陰了　今日重逢　九死一生　恍如大夢　眞眞是出於意料之外　諸君盛意歡迎　詒孫實在的不敢當　正好藉此會面　把已往的閱歷說一說　就當作詒孫的答詞　我想諸君　必不至於不願意聽罷

(一)當年被禍情形　早有公論　不待再辯　惟有手鎗的疑案　雖在我自己　也無法替我分明　聞聽朱君偉來過北京　可惜他本來沒受傷　不能再見我的面　他要是有肝胆的人　把升官發財的念頭拋開　投案聲明　他的名譽　也得著了　我的冤枉　也就昭雪了　也不至遠走萬里之外了　兩口家眷的性命　或者也不至於先後同死

(二)當時在法部發落的時候　定了一個重複罪名　發往新疆效力贖罪　到配後酌加監禁十年　我就請示問官　先守那一層法　先効力呢　到第幾年上再監禁　(已經贖罪　何以又監禁)先監禁呢　我的年紀　已經四十三歲了　十年之後五十三了　氣血已衰　窩閒上十年　那裏還有力量報効國家　主稿的問官孫石　還有天良　縐了縐眉頭　一味的用好言相勸　提牢廳何君　也屢次相勸　總說是無理可講　既是不講理　自然也就沒了法律　沒法律的國家　人民受點冤枉　不算甚麼希罕事　所以我就甘心領罪　起解出京

(三)未起解的前幾天　有一位寫奏摺的先生　預先就把奏稿抄給我看　他倒(氣)的了不得　說是部裏沒有辦過這種糊塗案　送他筆資　再四的不收　(黑暗衙門裏頭也何嘗沒好人)等到奏上去　這類摺子照例應當發抄　諸君看見過那個摺子嗎　敢是前淸政府也明白　知道定的罪名不合　鴉雀無聲　給擱了起來了　我家裏倒有全案的底稿　等到印刷出來　請大家看看　可以當個笑話說　也可以請民國的司法官　作個前車之鑒

(四)出彰儀門　到了蘆溝橋　陸軍部的差官　就把我交給了一位藥舖掌櫃　掌櫃的本是汛官　由他現找了一名綠兵　押解到良鄉　從此按站前進　在保定住了幾天　幸虧有當日增藩台招呼　營裏頭沒來權着走　等到由正定起身　入了山西界　綠營全部裁撤　可就沒了營兵押解了　走到山西王胡屯方有我一位朋友　名叫白桂馥　約定兩個日本人　來打抱不平　一定要我改裝　保護着我出洋　情意殷殷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五日　陰曆五月初一日

實在的可感 然而我的宗旨 可是始終不敢改變的 況且家屬在京 江蘇原籍 也算是有點名望的人家 豈可以私路逃走 倒叫人家抓住理 以至於弄成一體嚴拿 豈不是前功盡棄 遇了危難 便去倚賴外國人 當初何、挂上一面洋旗 也免得招出這番是非來了 [illegible]僥倖到底罷 掉頭不顧 腦勺子朝東 一溜煙光 我就出了嘉峪關 自己押解着自己 倒也逍遙自在

(五)到了迪化 聯撫台不以囚犯相待 安慰了許多好話 無奈案情是奉了旨的 專制時代 不得不変通文代公事 把我插在迪化縣典史衙門裏 守法一年多 過著宣統元年大赦 謄黃上面 說的是寬恩厚德 一定可以釋回了 那知道公事到了法部 僅僅的赦了兩名 我的資格淺 輪不到班 因此之上 我就決定主義 打算作一個西北殖民的起人 不指望再入五門了

(六)武昌起義 清撫府張皇失措 急急的[illegible]黨禁 蒙北各界 聯名援案 為詁孫呈請開釋 那番義舉 詁孫在新疆就知道 感激無地 無奈法部不認 爲政治犯 (封報館的原奏可是妄論朝政) 批的是俟軍事平定 道路交通 再行文新疆巡撫查明 酌減年限等語 沒想到巡撫的名目 一旦取消 叫我不能再感激滿政府 如今作了民國的罪人 居然又回了北京 得與諸君相見 天下未來的事禍不可測 但是種了惡因的 還要想收良好結果 那是萬萬沒有的道理 常言道 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 又道禍福相倚 走了這盪 別的好處沒有 增了許多涵養 長了許多的識見 並且替我中華民國國家 考查出個極大的財源來 這話一時說不盡 等我追隨諸位 再出來辦報 必定要發揮發揮 也免得空空的往返這一萬七八千里

(七)今天諸君對待詁孫 有這番熱誠的感情 詁孫應當有幾句極懇摯的答詞 纔不辜負諸君的盛意 近幾天裏 羣強報上 把詁孫抬舉的太過火了 世界競爭 誰也離不開社會 在社會上盡點義務 那是人類天然的責任 身體受些痛苦 很不要緊 但求問得過天良腦筋不痛苦 也就心滿意足了 詁孫到京月餘 仔細旁觀 覺着政體雖然改變 人心反倒不如從前 從前詁孫辦報時候 有人作了錯事 還怕報上登出來 如今是笑罵由他笑罵 索性置之不理了 我報界同人 要打算挽救這樣的人心 說句老生常談 還得反求諸己 培養言論的價值 爲第一要義 帶發行 萬不可叫人看得無足重輕 白話報的關係更爲緊要 文人學士自有高深的學理 供他研究 至於看白話報的同胞 多半是文理不深 若不把他的眼光引正 激不動他的腦筋 那可就沒有甚麼效驗了

(八)今日在場諸君 有當年常常見面的 也有神交數載從來沒見過面的 得發起諸君介紹 相聚一堂

都城隍廟中華茶社 五月初一日起每日准演醒世金鐸子弟八角鼓

小學天棗執御修事 本社於六月[illegible]設所於從前玉天春 人欠欠人各帳 概由前東馬德山承

又在這平介館的地點 就是鄭當年督廳的稽查處 由今天往前數 不過六年半的光陰 前爲罪犯 今作上賓 造化弄人 不可思義 天下事 大概都可作如是觀 焉知此後不更有意外的改變 民國成立 險象更多 願諸君莫當作已治已安 人人自危 然後纔能發生救危的妙策 詒孫腦力雖衰 願隨諸君之後 補救國家於萬一 已死的辭郭 送別時候說過 他說我得了愛國癖 日後回來 照舊不許灰心 可算是詒孫的一個知己了

●本館要電●

上海電●攻製造局被擒之徐企文 其機關處在福樂里 由捕房抄出重要書信一函 條陳一紙 係所供出之張堯卿 住麥根路 門首懸有一牌 上書鐵血團字樣 張已逃去 家中什物亦已搬運一空▲又日前（一日）南京破獲冢英館亂黨機關 并在該處拿住口某李某二人 均係前獨立團團長

●國事要聞●

未來政界之變遷●趙總理周總長等 既決意免官 所有未來之政界 國民黨讓民主黨出來組織 梁化龍不肯（已誌前報） 自此說打消之後 進步黨有讓林長民組織一說 林亦不允 最近則羣屬意于熊希齡 袁總統亦甚贊成此事 現已要求熊之認可 尚無復音 據熊之親切人談論 謂此短命內閣 熊一定肯出爲擔任 若熊希齡不肯擔任 則未來之總理 總統決意以段祺瑞實授 陸軍總長先以江朝宗署理 俟直督得有替身 以馮國璋實授 江朝宗之步軍統領 亦一重要職務 擬以言敦源 財政總長無人 梁士詒暫以次長兼署總長

未來之各省都督●江西安徽廣東三省都督 叛迹昭彰 久思獨立 其種種不法情事 久誌京外各報 現在大總統決意更換 安徽都督以段芝貴補授 廣東都督以龍濟光補授 江西都督李烈鈞呈請辭職之交 不日即可到京 惟所要求替身人爲歐陽武 按江西種種舉動 所以如此激烈者 成于李烈鈞者十之三四 成于歐陽武者十之六七 如以歐陽武繼李之任 是直可謂前門拒狼後門引虎者矣 聞政府消息 已決意不任命歐陽武 大約繼李之任者 非李純即馬毓寶云

抗達被刺之原因●外交界消息 日前駐庫俄使照會庫倫偽政府 重訂俄庫條約 有凡 譯誌於下（一）庫倫獨立 俄國派遣軍隊 費用一百萬 宣布庫倫但任（二）前項軍費 如無力償還 作爲庫倫借款（三）前項借款 以七處要地 成爲城爲抵押品（四）前項借款以十年爲限 屆期不還 將抵押土地收入俄國版圖（五）活佛依舊 政府規制 統治蒙人 對於宗教 仍有完全主持之權 自此項條約發生後 自官布於以下 羣起反對 惟抗達多爾濟力表贊成 日昨抗達赴俄使館會議 突有刺客三人持手槍向抗達轟發四槍 中胸部 受彈甚重 生死尚未可知

總統府中秘書長●自與士詒調財政次長之後　總統府秘書長一席　尚未實授其人　總統初意本有與梁
[illegible]　惟梁之爲人好用權術　頗爲各政黨所排斥　最近雖實將西林梁爲[illegible]士詒　均不能[illegible]
某黨所料之事亦多有失敗者　因之在總統前信用薄弱　大約總統最近之意思　欲以此席與梁士詒

驗案中之嫌疑犯●據徐寶珍通電　此次徐寶山被炸　確係奸人冒充董商吳人傑之影　送花瓶與徐寶山
以致被炸　時吳在上海　徐寶珍當卽派人到上海拘拿吳人傑　並其店友艾五才往揚　廿七日由徐寶
珍親自審訊　吳供十四日在上海　曾托某店主轉信寄徐軍長　言有古磁花瓶一具　問軍長要買與否
信上並有自己圖章　旋以未得回信　故花瓶未寄　匪人冒名　軍長被炸等事　實不知情云云　徐寶珍
以未得有確供　卽命將吳艾二人釘鐐　分別拘禁　一面派人到申提代吳寫信之某店主到案對質　大約
須俟某店主提到方能開審　又總統府人云　謀炸徐寶山軍長正兇　現經兩省密探及某都督民政長
先後電告　聞已偵知主使實行各犯　惟証據尚未搜齊　俟証物證人完全齊備後　卽行逮捕歸案

檢察廳票傳黃興●上海德文專電　北京近日發現暗殺案　與現職上將黃興大有關係　北京檢察廳
票傳黃興到案　以備質訊　傳票已於昨日到上海　又上海電　票傳黃興一案　已由交涉使
請英公堂照行

●本京新聞●

棄兒投河●西直門外南河沿　日前有一貧婦　帶兩男一女　兒女口呼飢餓　該婦無法　將兒女棄在岸
上　遂卽投於河內　其兒在河岸之上哭喊說我們不餓了　伊母已不能復生　聞其聲者令人鼻爲之一酸

貧婦堪憐●內城護國寺北大羊圈胡同口外　某喜轎鋪　昨日應某宅送妝喜事　其抬妝夫役內　有一年
在三十餘歲之貧婦　攜一十三四歲之女充當抬夫　此婦用舊布手巾蒙頭以掩其跡　咳　貧婦以力氣
掙錢還不敢彰明昭著　以此足見貧苦人日多

會無好會●兩宴八寶生計會　每逢星期日開職員會議　星期日（六月一號）職員等到會　尚未開議　有
總理事松日生君　與庶務栢松泉君　因爲帳目大起衝突　欲行揪打　當經衆人解勸始罷干戈　議未
開成　遂卽散會

懲罰委員●初二日衆議院開會續議懲罰委員會之組織方法　表決限制聯記投票法　討論結果　定爲十
七人　玆將所選之懲罰委員人名補誌如下　駱伯烈　劉崇佑　蕭晉榮　鄭萬瞻　郭人漳　黃懋鑫
李增　朱朝瑛　駱家衡　伍朝樞　劉奇瑤　王源瀚　孫潤宇　禹瀛　褚輔成　易宗夔　馬驤

丟失幼女●李廣橋西口袋胡同增生　於上月二十四日走失幼女　乳名鈴兒　身穿竹布衫　白洋絨褲
子　竹布鞋　口上帶絨　長[illegible]　嘴上包牙　始有知其下落者　請賞　信必有重謝

緊要廣告　西河沿卽陞鈺錫店侯雨軒曾欠隆興店房租銀兩　此房并無倒價　因拖欠房租歇業　後經中人說合　將傢俱及鋪房交與本店收回　該錫[illegible]欠外之帳及借貸作保等情　概不與本店相干　謹白

鋪房聲明　今因東單牌樓長安街路北房有余志賢之長義[illegible]茶社　今已同來言明　與李彥臣[illegible]可改作別業　自出倒之後　一切內外帳目　皆歸余志賢一人始清　不與新業主李彥臣等干涉　此[illegible]

本 西直門 往口 由 月 一日起 特請變戲法 盒

時評

●彼暗殺者以轟轟一暗殺 暗殺爲吾國近數年來最盛行之舉 就中以炸彈手槍二物爲主要品 而一般有名政客與無辜良民 不幸被其所毀 頓喪生命者 層見不窮 是此種物品之凶燄 良足消亂法律 而陷中國於暗無天日之地位 而乃擅此專門者 意猶不泯 近更有綠氣紙煙炸藥信封之製 凡與此物邂逅 立將生命摧折 ㄟ與妙絕倫 已足令人難防 詎意更有妙乎其上者 又發見爲乃昨聞女暗殺家 竟肯犧牲肉體 投身青樓 以暗施其伎倆 噫 誠令人防不勝防矣

然就三者中 惟綠氣煙一物 於吾人經濟衛生之上 亦不無所補 蓋紙煙之害吾身 銷吾財 爲害甚大 今既有綠氣煙發現 凡嗜此者 必能自戒除 以補十數年來之漏鋅 較諸丁義華先生之苦口婆心 徧地倡禁 猶必能高勝十籌也 吾不禁對於綠氣煙三鞠躬

西廂記語

▲或問參議院正副議長 至匯豐銀行門首 探訪大借款消息 不得要領 植立風露下 天明始去 其事如何 吾道立着蒼苔紙把繡鞋兒冰透

▲或問洪述祖電京 直認與應夔丞通謀不諱 但謂去毀一語 乃毀宋之名譽 非毀宋之生命 其事如何 吾道便與他個知情的犯由

▲或問鄭師道與唐寶英結婚 好事未成 先受折磨 其事如何 吾道你有心爭似無心好 吾多情早被無情惱

▲或問宋教仁卒後 各處紛紛開追悼會 其事如何 吾道道也是惺惺惜惺惺

所言切是

黃鼠狼善跑 孫猴子善變 善跑乃不愧姓黃 善變乃不愧姓孫 此所謂生有自來

江西王夜郎自大 安徽王首鼠兩端 自大必至喪身 兩端必至斃命 此所謂[illegible]無歸者

政客絕無政見 惟知坐領厚薪 議員絕不議事 惟知黨爭黨見 此所謂徒有虛名

袁項城拯救民生 皆以意氣用事 黎黃陂顧全大局 直欲以至誠感人 此所謂能見其大

紅樓夢語

昨夜翻讀紅樓夢 見寶玉臨出門時向家人大聲曰 完了完了 不要鬧了 忽然有感 彷彿似爲我現在的中國說話 目下政爭黨爭迄無己時 而國家已陷于不可救之地位 豈不要完了完了之哉麼 而不用胡鬧了一語 尤足發人深省 而爲當世下一棒喝